憲章錄

憲章録巻第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
至六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免宣府各衛軍士給京薪炭

初宣府十七衛所歳辨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

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　上居齋宫召

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

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

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

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

心　二月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　上命羣臣觀之胡
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
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
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
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
其免賀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
政司及諸府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
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
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點檢耳俱勿

問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
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
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
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
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
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
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
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
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濮府教
授曹彥昌爲廣東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

去後高爽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
郭璡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
不聞漢躬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
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
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
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
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
齎送勑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一驢若齎勑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三月

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令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夏四月

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

米盖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録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

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説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效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須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説何寃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

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
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
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
不可得矣亮之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
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
有司達於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
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
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
之用乎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禹上章
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

授別職亦得自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

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黒峪口廵檢司於紅門口爲便遂徙之　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鰣魚醇酒加賜御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五月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詹事郭璡陞本部尚書罷其兼職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

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書與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為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賜武

侯薛祿奏神機營管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久而未補乞如前議上命兵部補之　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六月　秋七月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

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來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

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以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宥劉觀死罪併其子輻俱充軍觀爲都御史

貪贓狠籍敗壞憲體輒貪淫狼愎靡所不至　上初有聞猶以勸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後發之至是法司論勸斷罪輒應流上曰刑不上大夫勸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輒及其黨御史嚴墀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

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加交趾布按

二司兵部尚書陳洽恤典洽常州武進人洪武中爲兵
科給事改吏部郎中太宗嗣統陞本部侍郎改大理
卿命將征交趾洽叅賛軍事兼總兵餉初交趾平置
藩臬郡縣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與洽協謀新附之
民莫不悅服洽還朝陞兵部尚書後仍往交趾協賛
軍事洪熙元年召福還洽代之仍叅賛軍事內官馬
騏苛徵暴歛洽不能制黎賊遂反洽同總兵官王通
率兵分道擊賊戰於寧橋洽被執不屈死之至是事
聞　上憫然謂侍臣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贈
榮祿大夫少保諡節愍遣官即其家祭之官其子樞

爲刑科給事中　河南右布政蕭省身卒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恪慕勤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赧然面赤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九月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

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
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槩奏臣奉命
巡撫蘇松及浙江諸郡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
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頹
毀欲從宜脩整未敢專擅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
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　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江西吉水人由進士爲翰
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錄囚廣東人稱長者以其
恤民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
清軍銳意得軍爲功凢軍戶絶者必取同姓人酷刑

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
其異己數詬辱之宗璉憤懣疽發背死喪歸鄉邑民
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徽
山西人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執民爲軍辯者輒死
杖下民率誣服後爲怨家所訐逮繫京獄御史成規
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嚙其目精人皆稱快
　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
難令遣官巡視謝灊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
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
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脩濬廢有停蓄通利

往來從之　十一月　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
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
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
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
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
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
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
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
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
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吏部奏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初天下朝覲

官至京　上命行在吏部廉察其賢否又令方面官各具所屬官貪虐及不稱職者上名吏部至是吏部奏貪污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上曰老疾者鄙猥無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污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原吉湖廣湘陰人洪武中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曹務悉有條理陞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太宗即位陞尚書北虜犯邊太宗將親征原吉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仁宗嗣位復其官上嗣位尤重倚任

云　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凉亭沈阿賽峰黃崖
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
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旣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
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盖三百里云　二月　光
祿寺廚役訐其寺官竊臧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
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
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
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

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車駕發京師　三月　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行　戊申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旣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録其語成篇令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録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君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

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

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部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覬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

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内地衛所官軍與之兊換又山東内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隷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兊換　上悉從之　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擢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
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
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
元倣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
以爲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夏四月　重脩玉牒成　五月　工匠有告内使
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　上
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爲

知府先是上聞除郡守須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暴刻者至是吏部奏郡守缺九員　上命六部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耶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禁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恃中官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六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

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
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
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
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
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
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
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
鹽及農器犂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
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戸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　上宴閒與待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盖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巳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

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勑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譴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吏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絜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

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
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
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聞朕
當旌之君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陞禮
部右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
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
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稽考課不患不得　上
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
嚴薦舉稽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

得令嘗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翀等怠縱所致令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翀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郎吳

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黄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
充國用　上命户部兵部議至是户書郭資兵書張
本等言於縁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
山東河南北直隷近河二百里内通舟楫處擇荒田
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
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
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候開
墾上從之遂遣斬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
咸於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

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近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鄰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九月　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

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
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
府州縣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有獻歷代
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
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
畧創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
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
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
以濟蒼生唐太宗葺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
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篡逆刦

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昔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

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寃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姦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嚴鎧伏誅鎧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鎧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耻者十餘人而鎧爲之

首俱謫吏於遼東各衛皚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鞫之奏皚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　車駕巡近郊　冬十月　丙子車駕發京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凡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

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十一月

直隷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河溢渰没苗稼無收　上命户部蠲其稅　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録之故官不乏才吕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録是也自今宜留意璡等皆頓首　庚辰先夕

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
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
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
序　閏十二月　文武羣臣以含譽星見上表賀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謫戍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
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
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
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
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
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

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擢揚州知府内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録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之實學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

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君何而治君何而亂政事君何而得君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蠻唆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三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

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
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
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
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　有星孛於東
井　五月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
巡按御史張鼎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
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
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　遣禮
侍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
國事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

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
招隱者與之供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
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
示卿等　秋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
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
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
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愼出
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
奇車駕臨幸爲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

慄未已豈敢言謝弘復命上仍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徼行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爲貪汚以諂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

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
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
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
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
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
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
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綠王府自前遇節行禮
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
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

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十一月　安
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
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內稱欽遵勅命大集國人
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不
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所以懇欵陳詞
伏望允臣所請俾黎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闕上
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　上
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
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

中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陞侍講太宗廵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仁宗嗣位累陞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耻年

六十四

憲章録巻第二十三

憲章錄卷第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
正統五年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辛巳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棨江西吉安永豐人爲人温雅英邁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卒年六十一

二月　三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

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溁等皆頓首謝　大通關提舉
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永
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毋憂宣
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國
光顯今乃於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命禮部試
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俟下科會試　夏四月　募
商輸粟塞下　五月　復開平凉府開城縣迭烈孫
道路先是陜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
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凉府隆德縣六
盤山墅㐫嶺山澗陡絶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

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
武中官置渡船平凉撥軍操濟人以為便既乃罷之
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
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凉鞏昌二
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
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
司視之咸謂其為龍馬與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羣
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灾者踵至朕方日
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

御便殿覩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盖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　巡按湖廣御史笑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

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　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夫

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戚之糾之勸懲得體人

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
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
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
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
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上
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
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
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

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
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
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
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
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
曰條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陳瑄言高郵郡城西
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耶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
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没溺之患旱

禱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部尚書胡
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
令有首以時致祭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
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
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
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
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
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
此其降勅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
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　陞吏部考功員外

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阯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彭琉爲翰林編脩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巡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俾

臣或言銘酗酒摑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後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九月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順天府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官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露矣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
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
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没溺乞仍遣大臣
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頼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隷隆慶
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
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
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
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

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數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曹鼐等九十九人進士先是鼐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爲泰和典史至是及第第一 禮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

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院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夏四月　山東旱饑　五月　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秋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　熒惑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

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
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脩葺祠宇
閏八月　彗出天倉　九月　冬十月　丙寅平江
伯陳瑄卒瑄廬州合肥人自少機警有智畧善騎射
初襲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僉
事建文中命瑄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
以舟迎濟封平江伯卒諡恭襄　十一月　賜朝鮮
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璡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楊士奇楊
榮出題試于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
禎廖莊宋璉教諭黄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
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　十二月　甲寅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河南
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卒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
忠襄資平生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貲云
九年春正月己卯朔　二月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
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
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

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常州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妖婦唐賽兒倡亂三司官坐視不奏皆得罪命廷臣簡代者擢民山東左布政車駕北征民督運饟至沙漠撫恤有方雖勞不怨既還偕御史考察郡縣官黜陟甚公宣德二年同考會試明年命署南戶部右侍郎尋改刑部紀綱脩舉

宿弊頓革存心寬恕持行廉潔卒年五十九終身不
負所學云　三月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
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構黨讐殺良
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
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
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賊微因奉陳
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
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
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既

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内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内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翦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昔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内郡而不能以時

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冠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遜
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
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
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
道哉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
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
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　五月　河南按察使朱仲
安卒仲安浙江蕭山人由學官陞常州武進縣主簿
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
廣按察副使調交趾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

察使仲安以學行見知於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仲
安今御史之翹楚也盖有意進用之而宫車上賓矣
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云　六月　工部尚書
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恵河諸閘皆爲
河水所壊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
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
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上
將率師廵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
扈從　癸未車駕發京師　丁酉駐蹕洗馬嶺　庚
子回鑾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澠

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
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頼以全活在霍學年久士
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熏炙唯禮義是尚後調滿州
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
者稱爲月州先生　冬十月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
槩卒槩豐城人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
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
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
頗改素節徇子弟之欲虧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翰
林學士沈度卒度松江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

林累進翰林學士貞靜不茍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
爲禮部尚書得君氣勢赫赫希附者日奔走其門度
未嘗造謁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陳敬宗爲南祭酒　十一月　鑄宣德通寶
錢　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
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
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
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
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

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　兀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分投巡視京

通會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房禁革奸弊一年一代云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　乙亥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爲郕王命楊溥復入文淵閣溥丁憂起復爲禮書兼翰學至是復入　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　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謚忠定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性之耿直遇事脂韋王紳謂其與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處之人蘇模稜宋之

三吉宰相盖其人云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五
月　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　戊申韰景
陵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賛南京軍務時楊士
竒等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
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叅賛遂永爲定制
秋七月　八月　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
勅修宣宗實錄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以陳
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陜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
禧爲兵部右侍郎廵撫甘肅禧常州江陰人吏員出
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驟致顯擢　以兵部右侍郎

王驥爲本部尚書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　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十一
月　十二月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
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
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
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
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
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考功郎中李茂弘致
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

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

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楊士奇以

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為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　三月　廷策會試

中式舉人賜周旋等進士一百人省元劉定之名在

一甲第三是科又得李秉崔恭　命浙江嘉湖直隸

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秋糧從巡撫周忱

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　上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

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徃援遇虜而退虜

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事
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
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
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以山東左
布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以應天府尹鄺埜爲兵
部左侍郎　夏四月　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
等分道督捕之　五月　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
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勅責
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
僉事　六月　以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副都御史

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役　閏六月　秋七月　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八月　九月張瑛卒　冬十月　車駕閱武于將臺　十一月令僧録司造周知冊初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僧録司造冊凡所度僧人姓名在京在外寺院俱以次編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行脚至者以冊驗之或有不同即拏送有司解京治罪容留者罪亦如之名周知冊至是令復照舊攢造　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陜西諸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

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
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
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
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勑王
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頻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冉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將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關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阿
台朶兒數寇甘凉于驥巡邊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
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鰊
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
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狥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
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
練利器械軍容肅然　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
畿學校師道卓立寛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
起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　六月　僉都御

史魯穆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
前職剛正清愼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旣沒
無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以溫州知府
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楊士竒等上疏言宣德七
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
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
勅令大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
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徇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

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
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
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冬十月 進
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
糾劾將佐欺玩革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
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遂
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
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
糾正之 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

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撥覈今宥能如餘人

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

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十一月　十二月

戊午

三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宣宗章皇

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

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

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

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
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驥
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瀕行戒之曰兵精氣
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
率兵由東凉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
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曾
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鎭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
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
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

餘口馬駝畜産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直隷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

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

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

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河南參政

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

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

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

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勑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

旨廣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埜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七月　八月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憚

服是科稱得士云　九月　冬十月　召王驥等還
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
贊理陜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
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十一月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十二月
四年春正月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　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閏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一百人是科
得章綸倪岳王竑　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澹

護送且促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祚按湖廣上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遣官械繫下錦衣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　倭寇浙東　五月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子斌襲封

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六月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恤翰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斁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

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還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品兩府循良之政卓冠一時君子謂其無讓龔黃云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秋七月　八月丙子

朔日食　松蕃用兵以王翺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九月　冬十月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歳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敗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猶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具實奏

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從之自是振漸撤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覘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旨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

故智也　十一月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參贊南京機務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勑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按今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共慮此也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

守備南京　二月　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三月　夏四月　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　秋七月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告還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　八月　九月　封張昇爲惠安伯

冬十月　以儀銘楊翥爲郕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

十二月　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爲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

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游四方以度歲月逝邇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瘞大繁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聞揚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太祖遂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爲順帝況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覩天順初英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曆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

諸景帝行當恭覩盛典矣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巳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前謁曰公冠翻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憲章録卷第二十四